

向情人坦白的

图霍尔斯基幽默散文集

KURT TUCHOLSKY

THEOBALD TIGER

KASPAR HAUSER

IGNAZ WROBBEL

PETER PANter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霍尔斯基幽默散文集

[德]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著
蔡鸿君 任庆莉 编



向情人坦白——图霍尔斯基幽默散文

蔡鸿君 任庆莉 编选

责任编辑：裴善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4

字数：300,000

版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16-4/I·1502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像(1931)



少年时期(1894)



青年时期(1908)

Kurt Tuchol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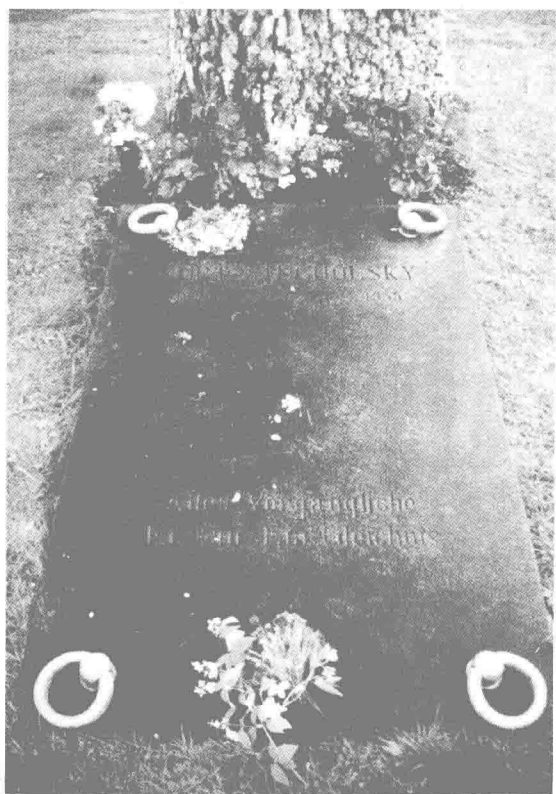
Mit



5

PS

Ernst Rowohlt Verlag
Berlin W 35



图霍尔斯基的墓碑

内 容 简 介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作家、政治家之一，其文学创作主要有文艺短评、小品文、诗歌、散文和随笔等。其作品以辛辣幽默的笔触对德国小市民、官僚政治进行了嘲讽和抨击，对进步势力则热情讴歌。

本书是辑选了图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百余篇，多为幽默散文。这些作品读来令人于一笑之后仍能回味无穷；本书另附诗歌数首，读者亦可从中细品其隽永的韵味。



图霍尔斯基的生平与创作

蔡鸿君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作家和政论家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文艺短评、杂文、小品、诗歌、散文、随笔，他以幽默辛辣的笔触嘲讽德国的小市民习气，抨击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官僚政治和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的司法机构，对进步势力则给予鼓励、赞扬、歌颂、赢得了“铁嘴金心”的美名，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海涅”。

图霍尔斯基于1890年1月9日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父亲是当地商界的知名人士，曾经担任柏林商会的会长，他的艺术修养和幽默对儿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图霍尔斯基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曾就读于著名的柏林国立文理中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05年，图霍尔斯基的父亲因病去世，年仅五十岁。虽然抚育三个孩子的重任从此落在了图霍尔斯基母亲的身上，但是依靠父亲留下的遗产，他们一家在经济上并没有遇到太多



的困难。

1909年，图霍尔斯基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以后又辗转日内瓦和耶拿等地。1915年初，他以题为《民法第1179款中的临时性土地登记及其作用》（Die Vormerkung ans § 1179 BGB und ihre Wirkungen）的论文，被耶拿大学授予法学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欧洲许多国家卷入了战火和灾难。1915年，图霍尔斯基这个新科法学博士也被征召入伍，编入东部前线的后勤部队。因为他的写作才能，不久被提拔为连队文书。1916年8月，图霍尔斯基所在的部队移防奥茨，参加修建一所飞行员学校。在这里，图霍尔斯基创办了一份名为《飞行员》的士兵杂志，同时负责管理所在部队的图书馆和印刷所，战争结束前夕，他被调到布加勒斯特警察总局任职。战后，应《柏林日报》发行人的邀请，图霍尔斯基开始负责编辑《笑话》副刊。两年之后，因不同意《柏林日报》的政治方向而辞职。1923年，由于经济原因，图霍尔斯基不得不依靠在柏林的一家银行当秘书维持生活。这段短暂的银行职员经历，为他日后笔下的人物温德林纳积累了第一手的素材。

1924年，图霍尔斯基作为《世界论坛》和《弗斯日报》的特派记者常驻法国巴黎。1926年12月3日，在《世界论坛》的主编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因病逝世以后，他回到柏林继任该刊主编。但是，图霍尔斯基并不喜欢编辑部的工作，而更愿意自由自在地写作。因此，在半年之后，他把主编的职务让给了同事卡尔·封·奥辛斯基（Carl von Ossietzky），自己又返回了巴黎。1929年，图霍尔斯基移居瑞典，在斯德哥尔摩逗留了数月之后定居哥德堡附近的辛达斯。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分子查封了《世界论坛》这份他们一直视为眼中钉的杂志，主编奥辛斯基被投入集中营，图霍尔斯基的作品也遭到了焚烧和禁止。8月23日，纳粹政府公开登报褫夺了图霍尔斯基、亨利希·曼、福希特万格、托勒尔等三十二位进步作家的德国国籍。1934年3月，图霍尔斯基为了能继续方便地在欧洲旅行领取了瑞典的外国人护照。1934年底至1935年上半年，他先后接受了五次鼻腔手术。1935年12月21日，图霍尔斯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时已经昏迷不醒，当天夜里在哥德堡的一家医院里去世。1936年的夏天，图霍尔斯基的友人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的所在地——玛丽弗雷德。

二

图霍尔斯基早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写作才能，十七岁时，他在《柏林日报》的幽默讽刺周刊《笑话》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篇题为《童话》(Marchen)的短文不足三百字，却精炼地概括了当时欧洲画坛的主要流派，借皇帝宝库里的一支笛子，讽刺了对艺术和治国均是门外汉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大学读书期间，图霍尔斯基就开始为报刊撰稿，如《前进》、《剧场》、《西普里齐希姆斯》等。1911年9月，他和日后成为画家的同学库尔特·斯查弗兰斯基(Kurt Szafanski)徒步前往布拉格，拜访了作家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经布洛德推荐，图霍尔斯基开始在《布拉格日报》上发表文章。通过布洛德的介绍，图霍尔斯基和斯查弗兰斯基还结识了作家卡夫卡。在9月30日的日记里，卡夫卡写下了他对图霍尔斯基的印象：图霍尔斯基虽然只有二十一岁，但并不显得那么年轻，是一个



“完全统一的人”，他“轻视个人的写作”，“担心自己会变得悲天悯人”，对法律这门谋生的学业甚为重视，希望今后成为辩护律师。

1912年，图霍尔斯基的第一部小说《莱茵斯贝格——恋人的画册》(Rheinsbergein Bjlclerbuclur fur Verliebet)，在遭到多家出版社的拒绝之后，被出版商阿克塞尔·容克尔以一百二十五马克的价格买断了出版权。这本薄薄的小书出版发行之后，不仅赢得了评论界的交口称赞，而且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一版再版，经年不衰，为出版商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作者虽然失去了分享经济利益的权利，但也因此而一举成名。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医学院女学生克莱尔和男朋友沃尔夫冈厌倦柏林单调无聊的日常生活，向往郊外的“几个充满阳光的日子”。他们来到小城莱茵斯贝格，假称“甘贝塔夫妇”住进旅馆，泛舟船上，结交新交，参观腓特烈大帝的古堡，欣赏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在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三天之后，两人又重新返回了柏林。作者以轻松抒情的笔调，歌颂了自由恋爱，赞美了人性，描绘了绚烂多彩的秋景，将“一部印象派绘画式的小说”呈现在读者的面前。1920年，当《莱茵斯贝格——恋人的画册》发行第五万册时，作家感慨地在新版前言中写道：这部小说里反映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和我的全部青春”。的确如此，因为这部小说里的情节本身就是根据作者本人和他当时的女友、柏林大学医学院女学生艾尔瑟·魏尔(Else Weil)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书中的克莱尔这个人物形象也是依据艾尔瑟·魏尔这个原型塑造的。艾尔瑟·魏尔1917年获得医学博士，然后在柏林开业行医，1920年成为图霍尔斯基的第一位妻子。



《莱茵斯贝格——恋人的画册》一书由图霍尔斯基的同窗好友斯查弗兰斯基画插图，他当时是柏林艺术学院的学生，两人在这次合作之后，在柏林最热闹的选帝侯大街合开了一个“图书酒吧”，专卖便宜的书籍。他们还专门准备了一本贵宾留言簿，供作家和名人签名留言。每一位买书的顾客可以免费得到一杯烧酒。“图书酒吧”当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但是未等新闻界褒贬不一的争论结束，它又悄然关门大吉，至于个中原委，图霍尔斯基自嘲地解释：“好的玩笑总是短命的。”

1912年，图霍尔斯基因为投稿而结识了《剧场》周刊的主编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作为当时德国最著名的两位剧评作家之一，雅各布松在1905年9月7日创办了《剧场》周刊，1918年4月4日易名为《世界论坛》。他非常赏识图霍尔斯基，欣然邀请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到编辑部恳谈，向他约稿并让他参加编辑部的工作。雅各布松和图霍尔斯基虽然相差只有九岁，但是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师生和父子式的关系。图霍尔斯基发表在《剧场》和《世界论坛》上的文章，尤其是在他常驻巴黎期间，无论长短，几乎都是他们俩切磋讨论的成果。在雅各布松父亲般严厉而又亲切的指导下，图霍尔斯基由一个法律大学生逐渐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1913年1月9日是图霍尔斯基的二十三岁生日，他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一天出版的《剧场》周刊上刊登了他的文章：《H氏兄弟》（Die Bruder H.）。从此，图霍尔斯基成为《剧场》周刊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仅这一年他就在该刊上发表了七十四篇文章，1914年多达一百一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戏剧评论。即使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也没有间断给《剧场》周刊写稿。1916年和1917年分别写了十二篇和十一篇。战后，图霍尔斯基作为《世



WORLD WAR II / 1919-1923

界论坛》的主笔这一，更是勤于笔耕，两年里在该刊发表了二百三十余篇作品。

图霍尔斯基最初是以记者，书评、剧评和政论作家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除了大量剧评和书评之外，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是抨击社会现实，反对新闻检查制度，反对死刑，呼吁社会平等，讽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图霍尔斯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从前线归来。在对战争、军队、政府、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于1919年初写下了以《军队》(Militaria)为总标题的系列文章，分六辑先后发表在《世界论坛》上，文章的核心是反战：“我们并不反对个别军官。我们反对的是他的理想和他的世界。我们请求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去摧毁这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新的更纯净的世界。”1919年10月，他和卡尔·封·奥辛斯基等人发起成立了“战争参加者和平同盟”，并且策划了持续数年的反战群众示威游行，1921年又创办了《永远不要战争》杂志。战后初期，德国政局动荡，右翼势力猖獗，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左派政治家遭到谋杀。图霍尔斯基作为左翼进步阵营的一员，撰文谴责右翼势力的卑鄙行径。著名的散文《朦胧》(Dammerung, 1920)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和对德国政局的担忧。1923年以后，他的创作逐渐从政论转向随笔、漫谈和杂感等艺术性的散文。图霍尔斯基的散文短小精悍，上下古今，纵意而谈，由小及大，涉笔成趣，既把思想的根须深深插入历史的土壤之中，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许多作品既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尖锐深刻。在所有写杂文、小品、散文、随笔这类短小体裁的德语作家中，图霍尔斯基无疑是名气最大，印数最高的。截



至1988年4月他的著作德文版已经发行了八百余万册，并且被译成多种外文。

图霍尔斯基在他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约三千篇各类作品，它们以不同的署名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他生前曾将部分作品结集出版，重要的集子有《用五个笔名》(Mit 5 PS. 1927)，《蒙娜·丽莎的微笑》(Das Lächeln der Mona Lisa. 1928)，《别哭，要学着笑》(Lerne lachen ohne zu weinen, 1931)等。在《用五个笔名》这本集子的前言《起跑》(Start)中，作者介绍了他的几个笔名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真名和四个笔名，即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再加上伊格纳兹·吴罗贝尔、彼得·庞特尔、特奥巴德·蒂格尔、卡斯帕尔·豪泽尔。“这些笔名产生于黑暗之中，是为了闹着玩儿而想出来的——就在那时，我最初的几篇文章发表在《世界论坛》上，一份小小的周刊不可能在一期上面刊登同一个人的四篇文章，因此就出现了这几个人造人，完全是闹着玩的。它们看见自己被印成了铅字，起初还东倒西歪，后来逐步坐稳了位置，彼此相对稳定，完全稳定，各有独特之处——于是，它们开始了各自的生活。……能够存在五次，这也是有益的，因为，在德国，谁会相信一个政治作家的幽默？谁会相信讽刺作家的严肃？谁会相信输光的赌徒懂得刑法？谁又会相信城市的描绘者能写出诙谐的诗句？”这几个笔名有明确的分工：彼得·庞特尔主要用于书评和剧评；特奥巴德·蒂格尔是诗歌的作者；伊格纳兹·吴罗贝尔则是一个政论作家，他的矛头刺向国家、军队、司法机构和当权者；卡斯帕尔·豪泽尔主要撰写短小的故事、随笔、漫谈和杂感。这五个名字就像“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在作家的调度下各司其职，发挥不同的作用。它们有着共同的爱和共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РВОЕ ИЛИ / КАРТ ФАКТОРИИ

同的恨，分头前进，去攻打同一座堡垒。（见《我们五个》）1929年，图霍尔斯基和摄影师约恩·黑尔特费德（John Heartfield）合作出版了图片散文诗歌集《德国，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der alles）。这部作品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轰动，第一版印刷的两万册很快告罄，被称为是魏玛共和国的一本纪实照相簿。图霍尔斯基的政敌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文字对他进行攻击，指责他是卖国贼。《家乡》（Heimat）是这本集子的结束篇，被称为是图霍尔斯基“思想的表白”，他既赞美德国——他的祖国，袒露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同时也对被大资产阶级把持政权和军国主义分子猖獗的德国深恶痛绝，对法西斯主义统治德国表示担忧。移居瑞典之后，图霍尔斯基写了长篇小说《格里普斯尔姆城堡——一个夏天的故事》（Schlob Girpsholm—eine Sommergeschichte, 1931），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与情人丽迪娅赴瑞典小城玛丽弗雷德度假的经历。这部小说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逾数百万，译成多种外文，由于小说的广泛流传，格里普斯尔姆城堡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瑞典最美丽的城堡。1932年，图霍尔斯基和瓦尔特·哈森克勒威（Walter Hasenclever）合写了喜剧《哥伦布或美洲的发现》（Christoph Kolumbus oder die Entdeckung Amerikas），9月24日要莱比锡话剧院首演。

图霍尔斯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保持沉默，拒绝出版社和报刊的约稿，留下来的只有书信和日记。1932年8月，在洛伽诺的一次旅行中，他结识了瑞士苏黎世的内科女医生海德维希·米勒（Hedwig Muller）博士。这位被图霍尔斯基叫作“努娜”（Nuuna）的女人，热情，风趣，慷慨，富有同情心，擅长弹钢琴，爱好体育运动和艺术，她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图霍尔斯基



基很大的帮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从相识到图霍尔斯基去世的三年里，两人频繁通信，少则三天一封，多时一天两封。数十年以后出版的《沉默中的书信（1932—1935）—图霍尔斯基致努娜》（Briefe ausdem Schweigen 1932—1935. Briefe an Nuuna, 1977）和《废话日记（1934—1935）—图霍尔斯基日记选》（Die Q—Tagebücher 1934—1935, 1978）就是两人交往的记录，图霍尔斯基晚年被疾病缠绕。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这半年里，就因副鼻窦化脓先后五次手术，但是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头疼、失眠、恶心、昏昏沉沉、没有味觉和嗅觉这些症状始终困扰着图霍尔斯基。

疾病折磨着图霍尔斯基的身体，但更使他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烦恼。纳粹主义在德国日益猖獗，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国籍被纳粹政权无理褫夺，他被迫申请了瑞典的外国人护照，并且不得不隔几个月就要去办理一次护照延长申请；远离故土，漂流他乡，失去了亲人和朋友；他失去了多年来发表文字的园地，基本停止了写作，称自己是“一个停止写作的作家”，人们在整理图霍尔斯基的遗物时发现，他在草稿本的最后一页上画了一个由下而上的阶梯；说话，写作，沉默。对于图霍尔斯基究竟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对政治的厌倦和对现实的绝望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作家自杀前的心态，可以从他写给亲友的信里窥见一二：他在1934年12月15日致瓦尔特·哈森克勒威的信中写道：“我们为之工作，并且是其中一员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存在……就我这方面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想要说什么的欲望。为哪一些听众啊！不能为自己鄙视的拼画地板写作。”1935年11月29日，他又给瓦尔特·哈森克勒威写